

續讀畫錄
三十五舉

14
1475
68



1472

88

道光丁未鑄

鑄畫錄

海山仙館叢書

昭和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購求

門 1 4
號 1475
卷 68

海山仙館叢書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讀畫錄序

畫之興也其與書契並始乎在昔結繩既久河洛孕靈
開萬古文字之祖即開萬古圖象之先故六書之義首
曰象形畫已濫觴於此矣有虞氏之十二章夏后氏之
鑄鼎象物皆此義也其以山水為畫則自宗炳始炳之
言曰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
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是以身所盤桓目所
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
數尺體百里之迴故嵩華之秀元牝之靈皆可得之於

讀畫錄序

海山仙館叢書

一圖此畫家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後高人曠士用以寄其閒情學士大夫亦時抒其逸趣凡皆外師造化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內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興至則神超理得景物畢肖興盡則得意忘象矜慎不傳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爲已稻粱之謀也惟品高故寄託自遠學富故揮灑不凡畫之足貴有由然耳唐朱而下始有簪筆而供御尚藝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馳譽祗擅丹青身本畫師能事不受逼迫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宋立畫學遂進雜流猶令讀說文爾雅

方言釋名等篇各習一經兼著音訓要得胸中有數十卷書免墮塵俗耳風會日下此義全昧一二稿本家傳師授輾轉模彷彿無復性靈如小兒學步專藉提攜纔離保姆立就傾仆矣昔人有云山水不言橫遭點沈筆墨至貴浪被驅使豈不冤哉然而錚錚佼佼正不乏人多在冠蓋之中或饒世外之侶大約不以此市利者乃能於中得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櫟園先生飛颿學海掉鞅詞壇著述等身不脛而走至於繪事尤多賞心子嘗見先生所哀唐宋諸家手蹟神奇

言畫金序
變化觸目怡神信雲術之靈函重醜之瓌秘也下逮時
賢咸加徵集凡海內之士有以一竹一木一邱一壑見
長者無不曲示獎借收之夾袋而海內之士凡能爲一
竹一木一邱一壑者亦無不畢竭所長以求鑒賞數十
年中所收不下數千帙於是拔萃選尤裝潢成冊一時
名流多爲品題此讀畫錄所由作也蓋先生于役淮陽
舟中多暇乃取前冊信手繙閱隨意所至爲立一傳或
記相交之因緣或敘作畫之始末或詩或跋或繁或簡
不獨山水之神情躍躍欲現卽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

寸楮尺幅中矣然亦有至交密友或翻缺焉者則以扁
舟旣達酬應遂勞未免以公事奪其閒情青鏤分於赤
牘耳見者多以爲先生未竟之書而予謂卽先生已成
之書也蓋先生意中所欲言筆下所肆及已露一斑引
而伸之聞一知十豈必人人立傳乃稱全書哉昔阮孝
緒傳寫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載乃其所載或翻出
人擬議外者禪家參悟不死言下畫家筆墨不墮蹊徑
高人會心正白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則得先生
之意以讀畫當不墮作家雲霧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畫

含黃把炭解衣磅礴極天下賁命之氣選蠕之狀悉見之筆端而形於腕下何則其生全也先生以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全其人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既已徵事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其毛髮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也夫先生之嘯枯吹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親見先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泫然者也西河毛姓拜手謹題

庚戌之春先大夫既盡焚生平著作之書見棄後

不孝浚等

復收合梓之維其中尚有未備然大半皆追

憶平日面訂者未敢以意爲增減也至讀畫錄一編則先大夫所未付之丙丁而歸然獨存者憶先大夫嗜畫三十年集海內名筆千百紙裝成卷冊每出載以自隨督糶江南時乘一艇按部錫峯虎阜廣陵瀨水間輒自展玩所見佳山水有髣髴圖畫中者益復欣然自得因憶某幅出某君筆某君家世里第及與所訂交爲先大夫染翰之時之地旁及韻言品藻一

言書錄
軼事一雅謔俯仰今昔不去於懷輒隨所觸會筆之
於篇久之稍稍成帙其間未及涉筆尚十之六七焉
雖生平所極賞譽時時矐就之者亦或且置姑俟之
徐徐云以其闕而未備猝不成書雜亂紙破硯中故
未燼之一炬耳而浚等於手跡既湮之後從敝篋中
收拾遺編乃獲登茲一帙不禁悽愴泣下曰思其飲
食思其嗜好彼何人哉聞之善事先者栝棧小物猶
以手澤之存而不忘慎守矧先大夫性情所託者乎
於是舉而謀之梓或曰闕而未備矣梓之母乃啟人

遺憾乎曰古之高人畸士姓名不傳於世行事不著
於時者豈少也哉傳其所及傳而其所不及傳者大
略可想焉則予先大夫之傳畫人也安在不傳盡天
下古今之真畫人也耶

時

康熙十二年重午後十日不孝男在浚記於梨莊廬舍

讀書錄卷一

李君實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李君實太僕日華一字九疑別字竹懶予向未見先生
 畫讀先生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及畫勝始知先生精
 繪事遍覓其手跡不可得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
 頃在貢院中偷讀古人書意味浹心有欲起舞者大都
 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
 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

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為主極服先生議論愈思見先生筆墨後在都門北海孫夫子以先生畫帙一冊見貽已浙游又得先生數幅先生畫以意少變北苑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梅道人蒼鬱秀潤併極出藍之妙至於題畫諸詩諸跋一語兩語皆妙極形容坡公之後未易得其匹也而最愛其題畫諸絕一絕有一幅佳畫有三數幅佳畫擇其最愜鄙衷者錄于後題畫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將人去茶熟香溫且自看為王章甫畫黃葉陂深隱釣舟蓼花瑟瑟水悠悠

鷓鴣睡熟漁翁醉偷取瀟湘一段秋寒江待別圖雲去蘭亭

雁影孤凍痕淅淅上蘼蕪噓呵滴得梅梢雪為寫江干

待別圖題畫與曹允大黃石堆墻竹埽雲澗流花落去紛紛讀

書聲到樵人耳樹擁峰迴又不聞題畫小卷江上孤吟欲暮

天一舟橫渡草芊芊柳花飛盡黃鸝啞只好低頭聽杜

鵑題畫與沈子廣烟中浦漱出復沒霜外柳枝疎又斜秋色不

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題畫高孟奕扇卜築新開水竹扉

日斜烟樹望成圍數聲柔櫓蒼茫外多是尋僧訪鶴歸

題陸間田扇石田茅屋入雲峰一帶清溪漱玉龍隱者近從

王屋至天壇移得小虬松題畫蠶紙與張霄函雪後茅堂護曉寒

酒餘呵筆佐清歡不須更簇閒花草凍柳梢雲已耐看

題畫與沈子廣雨寒松閣恣高眠夢入金庭陟紫烟七十二峰

多忘却聽泉剛記到開先題畫與沈子廣帳掛元綃烟霧冥簞

波威感水涵星碧雲不動高天迥夢遶廬山九疊屏與沈

翠水論繪事因題所畫便面烟沙漠漠夕陽餘野樹酣霜水溜渠何

處秋光閒入夢琵琶亭子對匡廬畫沈明允扇秋林薄處見

山巔霜樾烟柯指顧便小作沙坳容野艇空明畱與白

鷗天白描梨花雨香雲淡月霏微薄鉛華淺碧衣却似道

山春宴罷水晶簾下拜安妃小幡與樵逸山亭放眼入遙天

疊疊春沙萬井烟鬪草踏青兒女事且教畱住賣花船

題畫扇霜柯霧樾骨寒流上有高人讀易樓釣處每教雲

氣掩不令聲跡認羊裘題畫褚緇小幡柳淡波寒春事遲雨晴

剛得曬鷓鴣社回故作閒風調醉手離岐顛釣絲甲子二月

訪陳眉公先生柳上阻風朱涇寫風雨雜舟卷江店酒香花正穠午潮初上碧

連空篷籠暫掩蕭蕭雨柳外晴霞一縷紅乙丑三月三日北上伯遠

送余至京日舟中無事為寫小景雲林興寄轉高孤老木虛亭傍太湖

曠朗不容塵隔斷一痕山影淡如無溪山入夢圖卷做大癡釣罷

輕舸且蕩烟遠山遮盡近雷巔不須更怯答窅雨江樹
低梢好繫船後之人慕先生不得見先生筆墨者讀諸
絕句先生之畫滿四壁矣

董文敏

錢虞山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多倩他
人代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贗筆相易亦欣然為題署
都不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索畫稍倦則謠詠繼之
購其真蹟者得之閨房為多冊中數幅皆其極得意筆
山陰祁止祥題石洞生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雄怒飛

只作等閒事孫阿漚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山樵之
上豈非以氣韻勝哉元宰先生一筆一墨真足度世神
品不如逸品于此益信倪閣公題每歎世人輒學倪迂
不知引鏡自窺何以為貌雲間先生嘗云不讀書人不
足與言畫夫豈欺我

吳梅村

吳祭酒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不多為畫然能萃諸家
之長而運以己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北海孫寶仍題
曰吾師風流文彩照映海內其秀如廬岳千尋其遠如

蜀江萬里閱此一往如侍顏色毛卓人題婁江秋雨聽潺湲東澗西田自往還此中招隱無人到叢桂風生月滿山楊大鶴題野橋流水樹深深獨看雲峰曳杖尋忽聽上方鐘磬落空山何處有知音

葛震父

葛震父一龍洞庭人久客秣陵晚得一官不能行其志棄去仍歸秣陵行書妙極一時臨池之餘偶及繪事寫生酷似白石翁有十集詩行于世家故不貧散金結客晚年金盡好客猶不已常于滁陽道上值二三故人北

還欲有以贈之顧囊中無一有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他日相過當一一償此但希免子錢耳時人笑之然頗有哀其志高其義者震父與大梁林宗張先生候官能始曹先生善皆年七十三沒余集三先生手蹟都爲一卷顏曰三七十三先生手蹟寶藏之

趙文度

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董文敏同郡同時筆墨亦相類世人謂開松江派者首爲屈指然無筆不自古人中出非時輩可及也吳梅村題云梅道人有此圖峰巒險絕

詩書錄卷一
人物叢萃爲收藏家所賞此幅蕭疎見長散乘小果自足證道不必學如來面孔也周廣菴題翠帚春風想見張緒當年元微之云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頑翰纖枝爲近人埋沒不少方敦四一絕云雙樹孤舟靜山空鳥不喧爲詢垂釣叟會否是桃源

李長蘅

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與婁子柔唐叔達程孟陽同以品行詩文重于時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長蘅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常語子柔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

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子柔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遇曲中一姬度曲公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攜回張室中海內文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成名王西樵題長蘅小幅云壓雲突兀一峰蒼石路寒松共渺茫莫怪丹青足詩意詞人解識李流芳方田伯題幾家茅屋翠微橫石壁疎林無限情絕少人行向山峪儼然古刹有鐘聲談長益曰長蘅僅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老不意遽返道山每邁遺墨想見其人

姜周臣

姜封翁周臣思周錢塘人抱瑰異才入京師無所遇縱於酒縱於畫山水花卉皆多奇致醉後逞筆尤英英自異也人索其畫者不恆得或怒詈人曰若輩安足知余畫顧酒錢乏則又急作一二幅與裝潢人郭華陽郭則跪進酒資酒資既足復傲睨不肯爲人作或怒詈人如故以故其畫益貴重至其子真源公以進士爲名侍御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公豁達不羈好雅謔常於筵間命人演劇至相關處輒嗚嗚泣數行下座客詢之曰少

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與一二同人間復登場今老矣幾日春風遂非年少聲音易觸徒羨他人乃知髀骨之痛唾壺之歎了不異人耳聞者羨其達

陳旻昭

陳旻昭侍御一字涉江法名道昕江寧人性豪爽事親孝交遊廣詩文古崛精繪事爲諸生時極爲余鄉鄭潛菴撫軍所知長齋繡佛以報恩三藏僧舍爲家非大故弗歸諸衲子爲修羅屈抑者輒白公直之公護法亦如護己腦目癸未成進士登第後門無懸額第無杆旗堂

無優伶室無妾媵既斷葷血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
余嘗曰涉江淨人故多淨筆每覽其畫輒引人坐清淨
地涉江作畫不名一家畫成必自題其上雖三數語亦
成一佳文長篇勿論矣張稚恭曰東坡論畫謂筆略到
而意已俱觀涉江畫卽筆不到處意已先矣涉江著作
甚多皆零星未及鈔訂同里錢季水藏之又秋柏五七
言詩四百首亦未刻余獨不喜其梅花詩而時人乃競
和之涉江一切都捐獨於古小小玩弄物不能忘情不
肉食不飲酒而見客飲雖終夜不厭倦酒間時出滑稽

語使人絕倒家大人與涉江善嘗云於岑寂無聊中時
憶此老妙舌

魏考叔

魏考叔之璜工山水可稱能品老年筆尤蒼勁顧文莊
稱其筆法秀美姿顏媚弱有不勝羅綺之態殊不然也
淡墨花卉頗有天然之致此則可據勝場矣余猶及交
公蒼顏修髯似深山老煉士望之使人肅然起敬少孤
貧匿影閉門日事盤礴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皆取
給於十指不肯干人當時留都士宦比於北往來舟騎

尤夥慕考叔者無不造其廬考叔一無所報謝惟招之
飲則往清言獻酬坐無考叔弗樂也年近八十卒於秦
淮水閣冊中皆七十餘外爲子作以余喜其花卉故較
山水爲多考叔行書撫聖教序楷倣歐率更別有卷軸
公詩如問朗公病短榻延朝夕孤燈伴死生贈友載見
一回老相逢各盡歡皆爲人傳誦云考叔尊人堯臣亦
工畫尤精人物神像今天界殿後壁洞神宮斗母殿壁
尙是其手筆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考叔周晬日其尊
人臂之嬉有叩戶者趨應之則吳門友人寄畫筆至考

叔手之堅不捨尊人歎曰又一畫工矣奈何

魏和叔

魏和叔之克考叔弟更名克亦工山水寫水仙則妙極
今古子百雉都與子爲文字交嘔心爲舉子業卒不博
一青衿弟叔夜名珠亦有聲菽苑不得志場屋僅博一
貢皆鬱鬱死

鄒滿字

鄒滿字典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君畫筆意高秀絕
去甜俗一派故足俯視餘子家貧能自行其志嘗以除

夕視餅粟餘升許復覓楫楸數枝爲二親一日供凌晨
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逮暮而返居平客至脫冠
自汲以供茗椀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念約爲構小閣
顏曰節霞賦白日掩荆扉以見志不妄就人所往還葛
霞甫一龍顧與治夢游劉今度象先程望尼希孔數人
而已與子從兄敏求比屋居余又交其子喆故余得其
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

鄒方魯

滿字仲子喆字方魯畫宗其父圖松尤奇秀守節霞閣

敬事父友謹慎保其家予北還贈以詩板橋花隙種桑
麻織屨先生恹悼家只識前修真寂寞應知後美賤繁
華關心明月人千里過眼烟雲畫一义肯羨東鄰釜底
熱寒門久已節松霞母沒能盡禮會葬多名士

朱翰之

七處和尚卽朱翰之睿嘗也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秣
陵畫先惟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稜陵之畫一變士
夫衲子無不宗之晚乃削髮從苾蒞遊自名七處人稱
之曰七師數椽南郭外蕭然瓢笠不肯輕爲人落筆但

言畫錄卷一
數過諸蘭若衲子有求必應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爲子
作者其在高座寺作者則絕筆也方與三日凡作詩文
字畫須楮墨之外別有生趣迎人令闕者目動心搖始
稱快筆然又非狐媚取悅須極蒼古之中寓以秀好極
點染處見其清空始稱合作七師畫吾無間然予常曰
每展七師畫覺一冷面老瞿曇立於吾前師望入始寂
去沒後片紙尺素人皆以多金購之並南郭諸衲子所
有皆爲人索取殆盡近則贗筆紛出矣子知鄒

朱知鄒

朱知鄒字思遠翰之先生子也幼與陸可三魏百雉汪
子白羅星子高康生子從兄敏求及余爲同硯友思遠
才獨傑出頗有文譽晚乃棄去諸生工畫力學爲詩畫
與尊甫並有聲詩頗奇鑿子常詢翰之先生畫於君君
曰家公筆下只是打發得開余曰打發得開何足云君
曰君到打發不開處始思吾言世間生死大事以及文
章經濟到絕頂處只是打發得開耳君謂有他異耶子
甚旨其言君自北回佚馬傷足不良於行攜妻子入溧
水山中或名璆或名遠或字遠公窮甚衆悲其志偶入

城病卒於承恩僧舍中友人殮之詩數卷板行與未鐫各半其子藏於家子亦能畫近聞人魏惟度刻詩持不知何從得思遠作極賞之自云恨不見其人亦思遠沒後知已也惟度集中稱遠公余仍作思遠廿年來屈指同人惟星子康生與余存耳追念宿昔之交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

陳章侯

陳章侯洪綬字老遲亦字老蓮其稱悔遲則甲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昔人

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蓋大覺金仙曾何畫師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有過平陽水陸社見吳道子真蹟數十幅歸謂人曰人言章侯杜撰今乃知道子預倣章侯豈道子亦杜撰耶家大人官暨陽時得交章侯數同遊五洩余時方十三齡卽得以筆墨定交辛巳余謁選再見於都門同金道隱伍鐵山諸君子結詩社章侯謬好余詩遂成莫逆交余方赴濰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可識其曠懷矣後十餘年再見湖上冊中所

言畫錄卷一
存皆在孤山小閣中爲予作者章侯見時學畫便不規
規形似渡江揚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閉戶摹
十日盡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則喜又摹十日出
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益數摹而變其法易圓
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辨也初畫楚辭像刻于山陰再
刻水滸牌行世及崇禎間召入爲舍人使臨歷代帝王
圖像因得縱觀大內畫畫乃益進故晚年畫博古牌畧
示其意章侯性誕僻好遊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
喜爲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

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爲搦筆也一齷
齷顯者誘之入舟云將鑒定宋元人筆墨舟旣發乃出
絹素強之畫章侯科頭裸體謾罵不絕顯者不聽遂欲
自沉於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浼他人代求之終一筆
不施也以此多爲人詬厲年五十六卒於山陰存詩一
帙余爲藏之後以歸其子曹秋岳曰老蓮道友布墨有
法世人往往怪之彼方坐臥古人豈顧餘子好惡程翼
蒼曰老蓮人物深得古法不意山水亭榭蒼老潤潔亦
復不讓古人方與三曰北宋閣次平南宋張敦禮徐改

之專借荆關而入自脫北僮躁氣然設境未能如老蓮之高曠楊猶龍曰子辛卯于役入閩定交櫟園酒闌燈地抵掌天下人物未嘗不首推章侯也歸而索晤於錢塘握手歡然不似初相識者爲子作畫數幅高古奇駭俱非耳目近玩珍藏篋笥庶幾此遊不虛笑當年陸賈徒囊中千金耳何期神物秘惜世無桓宣武竟爲盜資可勝歎哉黃仲霖曰予以癸未別章侯於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侯書併書畫扇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己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爲作寫生

圖數十種雄奇凸凹子謂吾黨當爲老遲惜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雷鬼物收攝又明年櫟園出畫冊四部示余余見章侯畫益夥如見章侯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撮口張目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遭龍雷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子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卽向櫟園乞冊耳章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

惲道生

惲道生向後更字香山香山爲高材生治詩以制義名

世晚乃棄去獨工畫高自位置耻與平流伍常以十幅
贈余傲然曰今人畫特描金匠耳又常題畫貽余曰逸
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似無而有愈甚其嫩處如金
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道也晚年尤縱橫如
意妙極自然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嘗登泰岱得山水
雄渾之趣故其落筆非凡近可擬王于一日香山如老
將橫刀砍陣筆墨所到山不暇樹雲不暇懶沈啟南後
一人也然頗爲俗筆所詆良由胸中多數行書少輕媚
習氣耳詩文皆然豈獨畫哉余在青齊得其三四巨幅

是最得意筆著畫旨四卷張爾唯太守屬孫阿漚序而
梓之香山去世棗梨遂不可問

邵僧彌

邵僧彌姑蘇人性孤癖詩畫極爲吳人所重隱於瓜疇
自號瓜疇老人張瑤星遺題秋水圖云蒹葭秋水一船
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誰寫得月痕猶識邵僧
彌又爲余作結茅圖季介菴泚題曰山深木性枯於石
竹引泉聲冷到扉此中人知非附熱者李劬菴念慈題
蕭疎岑寂無處落些子暄熱而生氣殊王坐此中者當

得靜悟許有介友題江舟燈火之間得觀此幀卽欲置身其間紀伯紫曰吾猶及見僧彌伸紙用筆蓋惜墨如金者朱近修題一幀危峯密樹隱花宮驢背秋風獨聽鐘一自乾坤兵革後丹青畱得六朝松梅杓司題陰森古樹能藏寺厯亂竒峯欲插天獨客騎驢知賞咏想應胸次得蕭然曹顧菴曰僧彌爲吳中高士窮約而死已二十餘年梅村先生爲誌其墓今觀其筆墨間多有寒氣宜其貧而天歟

鄒衣白

鄒衣白先生畫法全撫子久晚年應酬之筆皆出捉刀人惟有阿誰章者爲其得意筆先生收藏宋元名蹟最富故其落筆無一毫近人習氣晉陵吳問卿家藏子久富春山圖長卷爲子久生平第一畫先生極愛之比之右軍蘭亭屢欲求售不可得時時借觀每一過目輒題其後後問卿歿欲以此圖爲殉病篤時投之火中旋卽暈憤其子急以他卷易之已焚前一段矣其子卽攜致先生高索千金時先生方困乏無力售之把對浩歎復題數百言于後以紀其事悒悒者月餘其嗜古之癖如

言畫金錄一
此宜乎其畫超凡入聖也先生小幅更難得子所得亦
不過數幅張瑤星題云衣白先生畫多寥寥數筆不求
工好而爽氣逼人自有生趣此幅巖壑深秀屋宇錯落
橋磴參差於六法中無不具備文心之不可測如此李
屺瞻題隱深峭拔簡潔孤秀畫家懸腕中鋒而無荒雜
枯寒之病者近代僅覩先生風格性情畢見是幅鄒程
村題先伯大父中丞生平筆墨矜重不輕為人作畫或
有偶落數筆爲門下生所足成者亦稱善本今人悉目
疎曠歷落者爲真蹟謨家有其爲先大父中憲公所繪

數幀又極曲折細潤知爲晚年得意筆似未可一例觀
也王阮亭一絕云雲嵐半幅落人間衣白山人去不還
卻憶題詩東礪老夕陽粉本出關山其爲時流傾倒如
此

祁止祥

祁止祥身佳山陰人行五世培中丞之從兄子同門文
載之胞兄也丁卯舉於鄉數入春明不得志常自爲新
劇按紅牙教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簫
和之借以抒其憤鬱甲午冬送予北上過金陵畱子家

一月至維揚始返舟中為子作山水花卉四十葉又別為數小葉畱一詩別余曹顧菴曰止祥書不在董文敏右畫則入荆關之室詩文填詞皆有致能歌能奕能圖章以至擲錢蹴鞠之戲無不各盡其致以名孝廉隱於梅市蓋異人也

讀書錄卷一 終

番禺孟鴻光校

讀書錄卷二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翁壽如

翁壽如陵閩之建寧人工畫能詩小楷圖章分書皆有
意致飲稱大戶滿面酒痕然即甚醉亦無少酒態人
就之每置酒高會無壽如弗歡也君畫初多閩氣遊秣
陵從程端伯少司空遊畫乃一變已又移家公路浦時
彭城萬年少孝廉亦移此晨夕過從畫又一變壽如畫
屢變遂臻極境江以南翁然稱翁陵翁陵云娶小妻將

終於淮上已忽思歸攜家從陳階六使君返及歸而廬舍不存親弗死亡殆盡復淒然欲還公路浦江南酒伴亦恆望其來然老矣又空囊不能出戶也

姚簡叔

姚簡叔允在山陰人常流寓秦淮簡叔作畫一洗浙習盡萃諸家之長而出以秀韻然每見能令人靜穆不似近人但以浮豔悅人耳目也予從胡念約得其小冊十二幅皆自江南入北地紀所見名勝幅幅皆有意致王貽上使君最愛其秦淮一幀題云予在白門作秦淮絕

句二十章汪比部琬謂可作秦淮竹枝詞又有句云朱樓映水皆成綺綠柳垂條漸拂波披此如覩昔遊又題予最愛程孟陽詩最憶西風長板橋笛牀禪閣雨蕭蕭而今畫裏猶知處一抹寒烟似六朝既錄鄙作因并書之陳其年維崧題紅板橋東白石祠烏衣巷口綠楊枝誰人重寫臺城景愁殺多情老畫師予與胡元潤八閘舟中同披此圖感當時之盛得四律王勝時謂當書此後因書之紅兒家住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幔歌

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二曲曲
銀河蕩晚霞蘭叢玉瑟間琵琶暗潮夜濕依欄石細雨
朝開隔岸花菡萏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窗紗雲鬢
月底渾難盡更向垂楊密處遮三不分合歡夜不開吹
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
曲鴛鴦流豔夢垂垂楊柳捲深杯一生明月秦淮好過
眼烟雲第幾回四拂水藏鴉弱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
風吹香動花無骨露逼歌清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
酒鑪閒受綠陰支鍾山松老雲霞漫近日金陵客不宜

簡叔在日自矜其筆墨不多爲人作常遊子鄉久畱雪
苑子訪之侯氏昆季不能得人有持多金往山陰購之
者亦不能得其一水一石

程孟陽

程孟陽歙人移家嘉定與婁子柔唐叔達李長蘅善謝
象三爲刻嘉定四先生集孟陽浪淘集松圓閣詩極爲
董文敏推重畫不多見余僅得其數筆並冊中一二幅
而已文敏題孟陽最矜重其畫不輕爲點染此幅真吉
光片羽人間不多見也近有吳中畫家僞作孟陽一冊

屬余題識予面斥之不憚而出今爲樂園題此幅孟陽當爲默舉矣曹顧菴題僕年二十四五時尙得見孟陽先生深靜枯淡如深山學道人頗相期待比以管樂今暮齒年五十病苦憂患無所成就有愧先生多矣喬松古藤之下恍然見之不減在彷彿華林時握麈支頤也王貽上曰松圓詩往往有畫想觀此乃如見其詩

胡長白

胡長白宗仁一字彭舉上元人畫自文五峯伯仁來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

氣象貌傲岸高蹈絕俗晚年衲衣挂杖反手徐步修髯從風見者目爲神仙中人八分書學禮器碑無一點俗態工詩本富家子老而食貧不謁時貴時人重之長白畫所傳最少余與其姪元潤交廿年冊中僅得其二幅當時矜貴可知矣長白與伯敬札子云公詢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華門畫掩茗椀爐香間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無噴飯觀

此札可想見其家庭之樂君詩二千餘首極爲竟陵所賞如花落竹堂靜烟消石屋空殘月半窗白寒星徹夜疎一水帶寒月孤村幕夕烟貧惟尊酒在詩豈衆人傳渚雲乍去猶拖水山月初生不過林人從淺水過路向半山通岸楓紅隱寺湖水碧連山皆詩中畫也惜無力板行相傳長白家武學右袁府巷偶鋤園地鏗然有聲見一研山其下長可尺許高數寸峯巒峭崿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真几案間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自爲記佳物固爲高士出哉

胡元潤

李君實嘗言作畫惟空境最難以余所見善於用空者其惟胡三謁公歟謁公一字元潤卽長白之猶子玉昆也君性孤僻作畫如之用筆設色好作縹緲虛無態故咫尺間覺千萬里爲遙余蓄畫冊自君始入手便得摩尼珠散璣碎璧不足辱我目矣予識君緣方密之密之辛巳冬偕君過濰密之南去君獨畱後此數與往返患難中時復相從故余存君畫最多爲君賦詩亦獨多長歌外盡錄於畫冊上報君藍縷華路之功也

元潤時元潤
寓子省署

孤燭全無寐雨聲入夜驕旅愁增老病鄉

夢隔雲霄別去踪無定同來信亦遙終宵難更聽不悔

種甘蕉

送元潤
返白門

頗欲留君住能還亦我私慮親開遠信

仗友飾歸辭疲視分燈倦勞魚任字遲秦淮春信好弱

柳綠絲絲

又

度嶺時無幾言歸每謂遲悲子連歲住更

切老親思劬客迷勞劍殘書借倦厄煩君安我友瘴濕

漸相宜

雪舫送
元潤

小閣傳知載荒園學種瓜貧能堅旅骨

交足世寒家入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何時芳草岸相

對數歸鴉

夢至元潤家
見所餞菊

只似曾過境柴桑處士居人皆

漢魏上花亦義熙餘質朴無繁卉蕭條伴野蔬此中真

自好肯更憶吾廬

又

東籬一二畝約畧早秋時微雨侵

花檻寒風吹酒卮主人欲採贈坐客解吟詩將去頻相

挽殷勤有後期

又

訝子猶未返遠道亦能來自謂初能

遂因君晚更開渾忘新雨雪苦憶舊莓苔頓首加餐飯

家園努力回

又

亦有生平約烟雲逐處遮平林霜後路

一月眼中花枝較看時勁葉從何日加踉蹌輕別去城

上噪寒鴉

雲門送
元潤

劣前君能到雲門得暫停鬚眉空似

雪踪跡尚如萍冷署三竿臥遙山九點青雷人不肯住

修竹雨冥冥，又論交真耐久。幾日盡成衰雪後，同過嶺
 潮平自渡灘。閒身能去住，老筆更紛披。所歎稱君友，惟
 工送別詩。送元潤返白門與君同住古青溪。五度燕山並馬蹄，
 垂老措身知坎窞。生還藉爾作端倪。清尊變鬢春雲亂，
 碧樹參差夕照低。回首廿年霜雪路，全交只剩數行啼。
初聞徙塞外信寄元潤柴車毳帳擁風霾。區脫天高孰與偕。一帶
 黃雲連戍堡，半生明月夢秦淮。書殘尚冀同心續，骨老
 憑教絕塞埋。消息從今難更達，深卮北向重君懷。又己
 荷殊恩放逐，臣枉君江上。待垂綸荷衣，蕙帶青門客。蓆

帽柳瓢紫塞人孤雁，欲銜霜後葉。哀笳不吹戍前春，桃
 花艷勒宵征馬。莫道遼陽信未真。與元潤君家兄弟予兄
 弟，二十年前訂古交。眼底何人為續客，林中許我結重
 茅。長貧只合終身醉，漸老猶慚百念消。莫憶燕齊閩越
 路，門前芳草費推敲。後人讀諸詩，可以知予之與元潤
 矣。

程正揆

程正揆字端伯，別號青溪道人。書法師李北海而丰韻，
 蕭然不為所縛。嘗欲作臥遊圖五百卷，十年前予已見

其三百幅矣或數丈許或數尺許繁簡濃淡各極其致然矜貴不肯輕以與人惟于石和尚無所恡耳查二瞻題云昔人論書云既得平正須追奇險青溪先生今之所書名家也書畫無二致詎不聞然張璠呈題云長康右丞諸公皆以士夫作畫故皆能造入神妙宋時畫學猶分士流雜流俱合治大小經仍讀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書宜其下筆不苟也子畏學畫於東邨而勝東邨直是胸中多數百卷書耳此事固當讓青溪獨步矣

釋無可

無可大師子庚辰同榜方密之也公名以智幼稟異慧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書畫雙鉤填白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撾鼓優俳平話之技無不極其精妙三十歲前極備繁華甲乙後薙髮受具耽嗜枯寂麤衣糲食有貧士所不能堪者於是謝絕一切惟意興所至或詩或畫偶一爲之然多作禪語自喻而已不期人解也施尙白云予昔同無道人自蒼梧抵廬山見其乘輿作畫多用秃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正無道人得無處也拈此二則則道人之禪機畫亦

露一斑矣

石谿和尚

石谿和尚名髡殘一字介邱楚之武陵人幼而失恃便思出家一日其弟爲置氈巾禦寒公取戴于首覽鏡數四忽舉剪碎之并剪其髮出門徑去投龍三三家菴中旋歷諸方參訪得悟後來金陵受衣鉢於浪丈人丈人深器之以爲其慧解處莫能及也公品行筆墨俱高出人一頭地所與交者遺逸數輩而已繪事高明然不輕爲人作雖奉以兼金求其一筆不可得也至所欲與卽

不請亦以持贈子從瑤星張子與交因乞作冊子數幅公欣然命筆自題云殘山剩水是我道人家些子活計今被櫟園老子奪角爭先老僧祇得分爐頭半箇芋子且道那半箇擲他日覲面再與一頓方邵村題其畫云曲曲村墟歷歷真長鏡不共短筇論非關筆墨多殘漏老衲山樵自隱身瑤星云舉天下言詩幾人發自性靈舉天下言畫幾人師諸天地舉天下言禪更幾人拋卻故紙摸著自家鼻孔也介大師箇中龍象直踞祖席然絕不作枯椎豎拂惡套偶然游戲濡吮輒擅第一此幅

自云效顰米家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處所謂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耳

釋漸江

釋漸江歙人本江姓爲名諸生甲申後棄去爲僧喜做雲林遂臻極境江南人以有無定雅俗如昔人之重雲林然咸謂得漸江足當雲林隱居齊雲不妄爲人作冊中二幅汪舟次索以相贈別有一二立幅則君以寄余者君未五十沒畫亦貴重其門徒廣作甚多然匡骨耳此直須另覓雲林矣

周靜香

周觀察靜香荃吳門人畫宗倪董大士相尤得古法李次公題其畫云視荆關稍潤較董巨微枯此真不爲古人所束縛者迂翁有云非王蒙輩所能夢見倪闡公曰每歎古人用筆之際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能見之地故人莫能及美人之光可以養目觀靜香畫亦然靜香常倣元人作絕交圖蓋別有所感云葛雲芝題曰忽聞車馬來俗務敗人意相望了不關曠然隔天地程幼洪和之劉峻廣絕交此論洽人意金盡試求交踟天而踏地

靜香罷青州政歸長齋閉戶罕與人接余過吳門靜香以札招余曰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顧青霞宿構頗爲閒嬾客所稱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頗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穀室不甚幽然不燥不濕頗可坐臥室中所懸畫雖太舊然是李營邱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爲識者所賞酒不甚清然是三年宿醞多飲頗不使唇裂主人雖老然不憊頗能盡日奉客歡樂園以公事至雖忙然頗可偷半息暇一徘徊樹石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述吳中逸事

以佐飲天下無不忙者況服官然天下事亦忙不得許多且過我飲爲是讀此札可想見此老胸次

王石谷

王石谷翬常熟人自號烏目山人少從王烟客太常遊太常精于繪事且收藏古蹟最富石谷揣摹盡得其法倣臨宋元人無微不肖吳下人多倩其作裝潢爲僞以愚好古者雖老于鑒別亦不知爲近人筆予所見摹古者趙雪江與石谷兩人耳雪江太拘繩墨無自得之趣石谷天資高年力富下筆便可與古人齊驅百年以來

第一人也已西顧予于白下時予已謝督糶石谷寓續
燈菴爲予作大小十六幅老年患難頗藉以自遣石谷
苦心於此中二十餘年於予頗有知己之感自題其畫
與予云嗟乎畫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
之流弊起也陸張吳遠哉遠矣大小李以降洪谷右丞
逮於李范董巨元四大家皆代有師承各標高譽未聞
衍其餘緒沿其波流如子久之蒼渾雲林之澹寂仲圭
之淵勁叔明之深秀雖同趨北苑而變化懸殊此所以
爲百世之宗而無弊也洎乎近世風趨益下習俗愈卑

而支派之說起文進小仙以來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
而後吳門之派興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抉董巨之精
後學風靡妄以雲間爲口實瑯琊太原兩王先生源本
宋元媲美前哲遠邇爭相倣效而婁東之派又開其他
旁流緒沫人自爲家者未易指數要之承訛藉舛風流
都盡翬自齟時搦管砭砭窮年爲世俗流派拘牽無繇
自拔大底右雲間者深譏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
穎茫然識微難洞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
家縱攬右丞思訓荆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

言畫金卷二
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由是潛神苦志靜以求之每下筆落墨輒思古人用心處沉精之久乃悟一點一拂皆有風韻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陰陽之辨傅色有今古之殊於是涵泳於心練之於手自喜不復爲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先生爲藝林宗匠尤於繪事素所研精遂盡發二十年探求之業默取所見宋元諸蹟雜爲撫倣凡一十六幅彙成一冊并自述所歷甘苦與時俗宗趨之弊冀蒙教益益亦騏驥長鳴於伯樂

龍劍耀采於雷公士遇知己不能自護其短耳自敘若此可知石谷之於畫矣予收合畫冊五十帙前後幾四十年得石谷最晚而蒐羅之役亦畢於此庶可以壓多寶船也王阮亭嘗題其畫云不必千金買范寬天機絕處到應難太常無恙廉州在畱取三王畫苑看廉州元照太守也其爲名流賞識如此

方邵村

方侍御邵村名亨咸坦菴太史仲子少年科第爲名執法吏治文章之外精于八法旁及繪事早年不過遊戲

筆墨患難後自塞上歸一借不聿舒寫其抑鬱無聊之氣故其畫更進海內士大夫以畫名家者程青溪顧見山及侍御可稱鼎足然侍御足迹幾遍天下五嶽之外如點蒼武夷羅浮之奇無不遍歷匡廬黃海又其庭戶間物耳故其所見無非粉本不規規於古人此所以更勝於古人也侍御從兄無可和尙爲予同譜兄弟兩家患難中復與其弟與三結兒女姻故侍御甚愜予雖甚愛重其筆墨而於予無吝也年來爲予作不下數十幅嘗與予論畫云半千畫士士畫之論詳矣確不可易覺

謝赫畫品猶有漏焉但伸逸品於神品之上似尙未當蓋神也者心手兩忘筆墨俱化氣韻規矩皆不可端倪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大而不可知之謂神也逸者軼也軼於尋常範圍之外如天馬行空不事羈絡爲也亦自有堂構窈窕禪家所謂教外別傳又曰別峯相見者也神品是如來地位能則辟支二乘果如兵法神品是孫吳能則刁斗森嚴之程不識逸則解鞍縱臥之李將軍能之至始神神非一端可執也是神品在能與逸之上不可概論況可抑之哉半千之所謂神者抑能事

之純熟者乎總之繪事清事也韻事也胸中無幾卷書筆下有一點塵便窮年累歲刻畫鏤研終一匠作了何用乎此真賞者所以有雅俗之辨也豈士人之畫盡逸品哉我公精於讀畫者必不河漢予言

王子京

王子京使君遂蜀人不以畫名偶然落墨便有出塵之想丙戌與予同官江南爲予作一二小幅筆意在黃子久吳仲圭間袁荊州籜菴題云畫法卽書法所在畫至脫化譜格卽書家所謂離鈞也子京生處活處與作家

迴別張瑤星題云冉冉綠陰中位置層軒好松外亭空天更空天澗孤亭小石壁絕躋攀明月聞長嘯壁後還藏千萬峯峯際閒雲繞

姜綺季

綺季名廷幹山陰大宗伯子風流倜儻詩畫文章無不登峯造極繪事山水外尤精寫生龔半千題其所臨崔白花卉云綺季名家子所藏佳蹟甚富如崔白艾宣丁貺之流皆極力摹寫非今人隨意所到不事章程也綺季能世其家學可出而撒鹽和梅而故效兒女子施朱

調粉此非吾黨所能測也

龔半千

龔半千賢又名豈賢字野遺性孤癖與人落落難合其畫埽除蹊逕獨出幽異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信不誣也程青溪論畫於近人少所許可獨題半千畫云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邱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半千早年厭白門襍沓移家廣陵已復厭之仍返而結廬於清涼山下葺半畝園栽花種竹悠然自得足不

履市井惟與方衲山湯岩夫諸遺老過從甚歡筆墨之暇賦詩自適詩又不肯苟作嘔心抉髓而後成惟恐一字落人蹊逕酷嗜中晚唐詩蒐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本會刻甘家于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係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予嘗過半畝園贈以四律附錄之於世殊無事經年合閉門白衣鮮墨汁烏几潤花痕亂竹三更雨空山半畝園畏人常屏跡感激虎狼恩野老閒稱病柴門永日關殘苔生破屨修竹蔽衰顏得酒看人醉成詩肯自刪夢中頻過爾風月有

無間萬累已全息荒園足自怡棋邊今態好酒外古心
危妙畫殊無意殘書若有思屑榆亦可飽努力莫言衰
彥遠今高士武林一畝田約君為隱侶交我舊忘年僻
地誠難覓同心亦可憐懷人真隔世獨坐聽鳴泉彥遠
胡介與半千為世外交隱虎林一畝田

讀書錄卷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早圖

讀書錄卷三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黃濟叔

黃濟叔經別字山松書法圖章之外尤精繪事在若廬
時惟日以篆籀詩詞自娛閒亦遊戲筆墨未知其如此
之工也與予後先返江南顧子白下始放筆為予作數
小幅蒼古澹遠全倣黃吳未幾予赴青齊濟叔乃死於
友人酒間展閱此冊為之愴然黃俞邵題云長松落落
來高士瀑布遙遙下遠岑想見吾宗黃叔度高寒命筆

此時心張瑤星題取境不高則雲霞之氣不鮮肆眺不遠則林壑之懷不暢崇岡絕壁以謝煩喧曲徑平臺以供嘯咏若有知者吾必過而問之予在邗上重見濟叔贈之十絕句附錄之憶爾歸成我復東深卮望豈更相同疎燈再翦秋花好却夢含毫板屋中驢背霜寒客路艱年前此日見君還歸來不索荆關畫得看江南別後山憑教荒憬永相望願始寧知有故鄉萬劫誰能除舊態烟雲一見又商量不祭臯陶筆亦奇蒿牀薄醉墨淋漓臨岐頗有荒唐話並擢江山樵大癡秫田菊徑久荒

蕪舊日籃輿近在無念爾箴子應有意倉皇急示五湖圖好友能歸願未全支筇日夕望征鞭荒涼更莫圖關塞爲報龍眠盡已還勞君北望盼飛鴻鳩杖重扶兩退翁孺子相期胡不早圮橋更爲寫黃公夢外逢君淚漸收依然明月舊邗溝當時莫道無歸思日勸黃癡寫釣舟關前征鴈肯南來誰道窮邊是夜臺待得長征人到後同君細細寫龍堆時開龍眠方公南還吮筆圍牆雨雪霏烟巒再展事依稀籬邊濁酒真相勸賴爾先還引我歸在雲門聞濟叔卒哭之云物外能全棄老身萬竹叢濃看高

下綠飽飯舊新紅大翻書猶在小山賦未終寧知江上
約一夕盡成空喜我更生返頻頻江上來烟雲紛老眼
雨雪動深杯海嶼書方寄泉臺客不同惟傳臨化去失
喜鼓于鬣君化去方飲酒觀伎自言死甚樂不足怖也

張爾唯

爾唯太守學曾又號約菴山陰人畫倣董北苑辛卯秋
爲予作數幅極爲程青溪所賞題云此道寥寥得其解
者唯約菴吾友差足與語不復多見矣是幅筆意從江
貫道來無可題雖有六法而寫意本無一法妙處無他

不落有無而已世之目匠筆者以其爲法所礙其目文
筆者則又爲無礙所礙此中關楨子原須一一透過然
後青山白雲得大自在一種蒼秀非人非天不然者境
界雖奇作家正未肯耳然亦不可執定一樣見識以印
板畫譜甲乙品題倘有碎須彌乾蓬萊底漢何妨更具
空中五色以粟米一毫畫盡千世古今耶曹秋岳題云
筆勢空蒼吐納北苑不作元人佻薄氣櫟公雖博賞諸
家終以爲正法眼藏吳梅村題請看韋白新詩句能作
蘇州刺史無爾唯名家老輩晚得吾鄉一郡論者并其

畫嘗誓之卽此幅真迂倪畫脈蕭疎簡遠移入詩中可入香山蘇州兩廡而見怪流俗殊可笑也

許有介

許友有介又名友眉字介壽閩之福州人玉笈先生子也有介畫如其詩蒼楚有致無一毫烟火氣字畫詩酒種種第一有介歿後指不能再屈矣好畫小竹做管仲姬柔枝嫩葉姿態橫生自鑄許友畫竹章每作竹卽用之因子累至京師渡河而北不復畫竹忽放筆爲枯木寒鴉蒼涼之態不可把視蓋無聊之氣一寄於此耳嘗

畫羣鴉寒話圖予爲作歌云許生崛強好畫竹整整斜斜風蕭蕭向北忽不見此君一心惟愛寫枯木南司夜夜北風多呼酒不來可奈何硯凍杯乾不肯睡秃筆閒從冷炕呵呵筆搖搖拂敗紙童童偃蹇無樹理燈下微窺龍虎姿離離欲死不成死雨鞭風撻老蛟饑左攫已絕右拏離心憐欲益好顏色粉墨兩看無所施淺者屈霜深屈雪白摧龍骨黑老鐵到底不能看作薪此公雖苦有高節半夜俄聞烏亂啼啞啞軋軋明月低菀樹何曾集冷翼不知飛向誰家棲許生見鴉長太息萬巢突

元生胸臆鴉爾來前爾鴉前吾將巢子以奇墨我樹雖
枯得大年南枝不脆北枝堅關河雪冷謀且息暢飛暢
舞好更遷夜深鴉與羣鴉語上下四旁同一處嘈嘈切
切無畱言我歌爾和慎莫拒朝從昭陽殿裏來千門萬
戶一時開鬢乎鼓之軒乎舞親見鄒衍吹律回鳩樂閒
房鵲笑大來遺我酒羣相賀吾徒豈不憶寒號枯枝得
坐且同坐楊柳藏身憶白門欲飛不飛憶黃昏此心流
水孤村外此地難言好久存葦屋風飄不成畫放筆與
鴉爲酸話不知幅間與樹間更殘月黑羣鴉拜許生畫

竹竹盡情許生畫鴉鴉有聲但是一點兩點墨何至遂
與羣鴉爭許生慎莫悲寒昀會使墨光有奇吐翩翩天
上鳳凰鳴日寫梧桐千萬樹

張大風

張大風風上元人家貧惟容膝地每天雨湫隘跼臥書
案上常累日嚴冬冰雪與鄰舍生談裸脛立或移漏刻
妻亡不再娶大風畫無所師授偶以己意爲之遂臻化
境瀟然澹遠幾無墨路可尋秣陵畫家掉臂孤行者大
風一人而已貌頎偉美髭髯望之似深山老煉土工圖

言畫金卷二
章詩賦少時爲諸生甲申後遂焚帖括衣短後佩蒯緱
走北都出盧龍王谷覽昌平天壽諸山所至公卿爭相
迎大風揮灑應之有中貴子招飲邀館幕中大風起立
瞪目不答酒罷引去一日興盡卽治裝衣舊衣騎驢而
歸性幽僻多寓僧寮道院不一省其家所爲詩若詞皆
秀警可誦與人處渾渾不露圭角畫尾署真香佛空四
海或稱昇州道士病胃膈疾篤自題墓石小像卒壬寅
余自北回邀大風過高座寺相聚五六夕爲予作冊中
諸幅已又以小冊貽我未數月卽歸道山矣傷哉瑤星

日子仲大風死後入夢衣冠甚偉出袖中文屬余爲流
通自云居天上爲散仙甚適新構小屋繪諸葛柴桑一
像供其中仍以筆墨遊諸上真別語甚多異哉瑤星作
詩紀夢詩錄於後與子稱同志天懷各暢然生當魏晉
後詩續邴邴前四海留雙屐千秋共一肩雨花臺上月
相與踏層烟一荷鍾來高座相從只比鄰地荒蘭蕙少
年老弟兄親命酒聊驅俗寫山緣救貧前修凋喪後風
雅藉斯人二忽漫歸城市憐予更索居幸畱肝膽在所
惜往來疎每見僧求畫時從客借書何來摩詰病恐是

散花餘三竟爾謝人世殘陽隔暮烟星真應名士死不
媿前賢好友收遺帙塵踪失大年夜臺遇妻子慰藉識
衣牽四上界多官府輸君汗漫遊雲中新卜宅天上舊
埋憂筆鑄黃金像名鑄白玉樓英雄能辟穀應畫漢畱
侯五欲別還相送醒來霜氣清曉烟殘月影冷露遠鐘
聲遺藁當尋讀新詩誰主盟巫咸如夕降細與說陰晴
六大風遺書有雙鏡菴詩上藥亭詩餘楞嚴綱領一門
反切病中付鄭汝器藏之一門反切法甚簡但用音和
一門使學者一調音韻便得可以不習等韻而人通韻

書是大風生平最得意著述丁未秋汝器出其藏藁欲
共徐起涓開呂之詩同梓之杜蒼略爲傳會汝器爲一
令累又不果梓後爲一友攜去遂失其半至今惜之

程穆倩

程穆倩邃自號垢道人新安人家廣陵楊孟載評黃子
久畫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頤指氣使無不如意近
人惟道人能之道人詩字圖章頭頭第一獨於畫深自
斂晦惟予能知其妙道人亦自喜爲予作嘗自題其畫
云余生平有媿癖方今海內宗工林林焉不敢仰視其

言畫金卷三
幟於時家孝感侍郎張涇陽大行登峯造極十數年雄
絕今古余遂一意藏拙矣周夫子納瓦礫于珠玉之側
爲之汗下不已倪閣公題不見穆倩久每誦其風雨出
郭篇曰焦飯空懷哺奇温竟御綿除夕書壁詩曰帝王
輕過眼宇宙是何鄉以爲胸懷結曲不減少陵閱此幅
又置我於千巖萬壑中矣吳六益題昔人夢蛟蛇糾結
便工草書此幅尙復有夢耶何以神行其間也沈朗倩
一絕老筆含蒼秀遊神董巨間故人詩境好悟入兩宗
禪王昊廬題穆倩與余爲石交自言不肯多畫張璪有

生枯筆潤含春澤乾裂秋風惟穆倩得之

張稚恭

張舍人恂字稚恭涇陽人家維揚舍人詩文雄視一世
尤好作畫晨夕與程穆倩處士往來故初年畫與穆倩
無辨後自變以己意尤有雄渾之致子湛字水若亦能
畫稚恭自塞外歸家旣破以賣畫自給張小箋示人曰
一屏值若干一筵一幅值若干人高之

楊龍友

楊龍友文驄一字山子貴州孝廉家秣陵工畫善用墨

言畫金卷三
初爲華亭學博從董文敏精畫理然負質頗異不規規
雲間蹊徑也後貴陽之勢漸張急於功名不復唱渭城
人有求者率皆盛伯含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董文
敏題冊中一幅云意欲一洗時習無心讚毀間作生活
者王勝時曰予少從龍友夫子遊見其下筆如風舒雲
卷神爽奕奕自歸道山嘗入寤寐觀此幀不勝仙翁龍
蛇之感釋無可曰同輩墨妙推龍友超宗子一皆以蒼
秀出入古法非復倣雲間毘陵以懦弱爲文澹也吳園
次題龍友畫不見楊公二十年畫中巖壁尙依然當時

若有扁舟在呼出人間郭恕先王貽上在雲門寓閣題
龍友畫乙巳夏冒雨登織山絕頂見僧舍壁上有龍友
畫孟津先生題云筆帶烟雨蕭疎而遠止以無意得之
爾時眺聽之美皴染之工書法之妙眼中頓有三絕北
渡以來憶昔遊宛如昨夢今披櫟下所藏龍友小景便
使棲霞舊遊歷歷在目何時擺脫塵鞅結茅山中與僧
紹卜鄰閣筆三歎

楊無補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又字曰補吳門人嘗畫小幅大不

言畫錄卷三
盈掌自題云永嘉郭外山川點點皆倪黃粉本也金俊
明題此幅是龍友令永嘉時古農遊經其地憶寫所見
秀澹潔朗擅元人之勝龍友曾爲古農作小幅轉以相
贈筆致亦絕類此可知良友氣味相入也兩君並與子
習古農契好尤篤龍友既歿古農亦墓有宿草對此可
勝於邑王阮亭一絕云布衣曾說楊無補筆墨風流自
一時畱得永嘉遺蹟在殘山剩水也堪思

趙雪江

趙雪江澄一字湛之潁州人嘗移家東萊又移膠西移

大梁晚移濠上所至人爭重之君畫善臨摹常入長安
從王孟津遊多見大內舊藏皆縮爲小幅無一筆不肖
君爲余做舊二十幅余歸之王逸菴侍御後爲琉球國
王所得永作海外之珍矣雪江又作四十幅皆有孟津
滿幅小楷真尤物也君擬歸余後君卒爲濠梁人得去
余至今思之性好奕又工臨帖善寫照子師張林宗先
生沒於黃流余恆思追摹先生小照偶以語君君曰大
異事今夜方夢林宗授我以筆當急歸圖之遂髣髴如
生公子允集見而伏地哭乞歸藏於家雪江別吾師垂

二十年而故人容貌猶往來胸臆一落筆便肖如此交
誼何愧古人不獨歎其技藝之工矣君偶得漢銅章文
曰趙徵凡得意之作皆用此章余澹心題雪江飛雪圖
曰趙翁老矣好穿紅衣攜杖行雪中此幅殆自寫照也
爲題數語畫水是山畫山是水高松橫崖飛雪滿紙烏
巾紅裘倚樓誰子晚而視之趙雪江氏王貽上題雪江
傲摩詰羣峰飛雪圖寒色冥冥下巖壑千峯萬峯雪初
落瀑布無聲溪澗凍紅樹微茫數孤閣閣中有客方緼
袍當杯氣與蒼山高遙看飛鳥落何處如聞落木鳴東

臯崖迴路斷少人跡稍見老樵下巖隙高低遠近一溪
通晦暝合沓千重隔右丞昔日居藍田山水落筆窮自
然雪岡漁市盡高妙欒瀨歌湖紛眼前此圖會入宣和
譜董巨荆關焉足數兵火相尋六百年玉躡金題幾更
主雪江老筆妙入神臨摹古本幾亂真縱教唐宋多能
手未必常逢如此人宋荔裳曰往歲丁丑雪江訪先大
夫於山園時方秋也夜坐溪上命童子撲螢火數十餘
納紗巾中遙望之火齊明珠飛光燭路雪江行歌自若
其風格高邁類如此孫北海先生曰雪江作畫或一日

數幅或數日不成一幅或先詩而後畫或先畫而後詩
 余拈出題畫詩四十首梓之北海先生刻其四十首余
 擇其三錄此後漠漠江天雪霽時曙光雲影半參差柴
 門初啟寒鴉噪已有漁人理釣絲又懸崖琪樹靜垂陰
 流水何人解聽琴獨坐石砮觀始作晚風吹雨過前村
 又布袍攜杖訪山家宛轉層岡不厭賒相見主人渾一
 笑豆花棚下飯胡麻雪江子申字坦公孫建字秋俱以畫名
 宗開先
 宗開先灝晴雪小幅自題云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如月

之曙如氣之秋落款處止題一灝字王宗伯見之誤以
 為沈朗倩題云做吾家摩詰雪圖朗倩自是老到北海
 夫子爭之曰此開先筆也冷倩如對開先予笑曰此開
 先丁亥在高郵舟中為予作也幸老櫟猶在不然又開
 後人幾許辯端矣王阮亭曰此是畫苑中一則佳話也

沈朗倩

沈朗倩顥吳人嘗遊白門名噪甚為予作南北宗各二
 十幅俱有妙境每畫成多自題於上亦多韻語性好徵
 逐故不甚為人所貴每落筆必曰吾家白石翁晚遂自

號石天自擬在石田上然歟

謝仲美

謝仲美成其尊甫彬臺名道齡本吳人移家秦淮與僕望衡而居仲美從其尊人學畫而加以秀潤山水花鳥皆擅長寫生尤逼肖有頰上三毛之妙先君作後一大像無分毫似欲以小像傳模於大幅因告之仲美某處肖某不甚似仲美曰我固從太公遊可意而得也隔數日以所圖來賤兄弟以及妻孥見之無不伏地痛哭仲美食貧而爲人醇雅克孝了非時流可及仲美與予同

庚子自北回值仲美生辰與一詩依君父子秦淮住同頰朱欄理釣竿幾度鶯花吾輩老百年蘿薜酒杯寬芳州禩罷拋書臥絕塞人歸借畫看但得烟雲常作供不須努力已加餐予丙午季秋返自雲門仲美載酒醉我于偶遂堂酒半謂予曰向索公一詩久不與今公歸矣曷書一箴出入我懷袖中予諾君不十日君還道山矣傷哉偶得一詩哭君却書箴上囑令子焚之靈几前誌吾不敢死仲美也敢謂交生死我歸爲哭君秋花誰更看破硯竟須焚骨瘦千條雪情閒一片雲空憐昨日事

言畫金卷三
載酒意慙慙嗟夫子乃至爲此等詩以踐仲美約豈不
悲哉

吳遠度

吳宏字遠度與予同家雲林白馬間生長於秦淮幼好
繪事自闢一徑不肯寄人籬落癸巳甲午間渡黃河遊
雪苑歸而筆墨一變縱橫森秀盡諸家之長而運以已
意予目遠度曰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君
殆畫中之陳同父歟范中立以其大度得名曰寬遠度
亦名宏遠度偉然丈夫人與筆俱濶然有餘無世人一

毫瑣屑態令范吳論之世未有不豁然大度而能以筆
墨妙天下者宏與寬並傳矣披此圖者能不羅列下拜
予嘗贈之詩云幕外青霞自卷舒依君只似住村墟枯
桐已碎猶爲客妙畫通神獨示予過雨閒拖花外杖臨
風對展柳陰書深卮莫戀青溪好白馬雲林舊有居

高蔚生

高蔚生岑康生弟康生有聲藝苑豫章艾天傭負人倫
鑒言秣陵以古法行之制舉業者高阜一人而已阜康
生名也岑與阜同有時譽予與阜交最久晚乃交岑岑

鬚髯如戟望之如錦裘駿馬中人然喜佞佛早年卽厭
棄舉子業學爲詩詩好中晚恆多雋句始從法門道所
遊伏臘寺居茹蔬淡雖年少訥然靜默鬚眉間無浮氣
幼時學同里朱翰之畫晚乃以己意行之冊中諸幅皆
在南郊山寺松影泉聲中所成浮囂旣盡肅肅引人入
靜地信夫筆墨一道不當向十丈軟紅塵相購也所公
筆墨妙天下又收藏最富予嘗在松風閣見岑與公永
夜靜談商量位置兩人舌本間卽具一佳畫蠕蠕欲見
之素壁岑每以舌本所得急落于紙然甫落紙或半竟

兩人舌本觸觸相生別多幽緒追成時乃無初商一筆
以此鏤精刻骨益入微妙潘君之筆樂君之舌宜稱岑
者恆多所公云所公吾友侍御陳涉江也阜與岑皆至
性過人所居多薜蘿閒綠冷翠中兩高士在焉奉孀母
備極色養往阜與岑送子至大江子別以詩有晨昏蔬
筍饌兄弟薜蘿居之句可想其怡怡之致阜畫水仙爲
魏考叔所歎絕然方攻制舉業不能畢力肆志也

高雨吉

蔚生姪雨吉名遇康生子也予愛其俊爽有逸氣以從

言畫錄卷三
三
兄子恭女妻之喜作畫棄舉子業從事卽師其叔蔚生而邁上之致自不可掩嘗爲予作落霞晚眺一冊光景直超然天半正如青蓮妙句出自天才非郊島寒瘦可比也吳門王石谷見而歎異之謂此道後來之彥能空羣輩者當推兩吉

樊會公

樊圻字會公江寧人工山水花卉人物莫不極其妙境子庚寅北上遇王孟津先生於旅次閱所攜冊子孟津最賞會公小幅時年六旬燈下作蠅頭小楷題其上云

洽公吾不知爲誰此幅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若屋德淳儒敦龐湛凝無忒無忒燈下睇觀覺小雷大雷紫溪白岳一段忽移于尺幅間矣又云是古人筆不是時派時派卽鍾譚詩也小印模糊誤視會公爲洽公會公後卽以洽公行感知已也兄沂字浴沂筆墨與會公有雙丁二陸之名居迴光寺畔疎籬板屋二老吮筆其中蕭蕭如神仙中人予贈之詩云兄弟東園戶自封不教人世見全龍疎燈夢穩長橋雨破硯欹磨近寺鐘白墮荒唐胸五岳青來迢遞筆三峯北山雲樹蕭條盡

老去朝朝拜廢松可以見其高致矣

張損之

張損之修其先吳門人家秣陵性狷介自闢三徑于鷺
峯寺側籬落幽然花竹靜好偶然欲畫伸紙為數筆倦
則棄去最不耐促逼也工山水花草蟲鳥更好繪藕花
人爭購之君常獨坐鷺峯鐘樓反扃其戶不聞聲息遐
想雲外蕭然吮筆宜其落紙皆非凡近也周鹿峯曰于
清言工畫荷花獨步一郡宋寧宗時進荷花幃其名益
重損之此幅別有風味反恐清言未必臻此損之畫春

燈謎甚工至今人多藏之者重損之畫也

胡石公

胡石公慥秣陵人石公善噉腹便便負大力拳勇而最
工寫菊菊冷花經石公手洗盡鉛華獨存冰雪始稱真
冷然筆墨外備極香豔之致此則非石公不能為也惜
哉未六十而沒子清濂皆能畫

葉榮木

人言榮木與人殊性又耐交以子觀之豈不信然哉
李贊皇不欲觀白傅詩恐啟篋同心也子藏榮木畫每

不欲觀然不能禁每展玩開口與攢眉交并蓋此老善
結構能就目前所見一一運之紙一經其筆雖極無意
物亦有如許靈異故往往引人勝地常爲予摘陶詩作
小幅滿百用筆楚楚覺陶公句倍增幽澹余作百陶舫
於閩署藏之時攜以自怡患難中爲張樵明攫去頃從
其公子海旭覓歸頓還舊觀兩眉欲舞會稽姜武孫見
之謂得未曾有也人傳榮木出姚簡叔之門但師其意
耳實未執贄撮土也相傳簡叔見榮木畫如衛夫人見
鍾太傅筆畫有此子必蔽我名之歎世人之傳或簡叔

一歎所致歟榮木名欣雲間人流寓白門無子女貌類
閻媪宜其性與人殊歟

讀書錄卷三 終

番禺孟鴻光校

讀書錄卷四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馮幼將

馮肇杞幼將越之會稽人為予總角交少時閒作山水人物花鳥極奇秀每出人意表三十後遂棄去一切惟寫梅竹蘭石有求者輒應之取適己意初不計工拙也幼將竹宗湖州眉山派知者絕少嘗為友人畫徑丈壁盤礴揮毫頃刻就如身入茂林中清風拂拂又寫數枝於友人齋燕雀見之羣飛停宿至墜地友人捧長幅數

言言錄卷四
丈乞爲寫蘭幼將潑墨甫就香氣滿室賓客以下無勿
聞者知鄰女心痛點睛破壁精詣所至有確乎不爽者
無足爲幼將異也幼將性冲融深理解偶爲賞音標舉
觸引不窮至衆賓雜坐喧填紛還默如也意有不可人
不能奪以秋毫而與物無忤不見理遣情喻之跡爲詩
及詞曲雜文有當世知名之士不能望其階阨者而往
往爲其所掩幼將亦不與之競此豈當世之人哉幼將
書學南宮通內經素問家言醫藥多所奇驗世皆不得
而名之多著述詩子極賞之以爲罕有子與幼將生同

歲千支只異一字而予之躁妄君之冲默遂有仙凡隔
愧幼將者豈止筆墨間事哉詩如舟行雜句千網集斜
照孤村合斷流暖歸堤草綠晴入水天紅遠樹皆山色
深雲半雨聲白沙新鳥跡青竹老漁竿山店雜句野市
爭春釀新壚急暮春香影花臨砌寒聲竹到牀贈友無
邊作客意不盡故人心孤枕寒更入殘燈細雨來俱佳
句也

楊元草

楊元草亭維揚人寄居秣陵工山水有品行家固貧又

無子晚益無所依與瞽妻對坐荒池草閣中晨夕禮佛
號雖晨炊數絕嘯咏自若不妄干人也年七十餘竟以
貧死

李雲谷

李雲谷根侯官人工詩精篆籀之學嘗註廣金石韻府
余爲梓之以行於世雲谷圖章逼秦漢畫皆有遠致佛
像極靜穆之致見之使人增道念閉戶食貧蕭然高咏
甚不可耐則吮筆爲江上數峯以自娛悅而已

許子韶

許中翰子韶儀無錫人舅氏李采石者工繪事子韶一
見欣然窮其技多軼出其上工山水而於花草蟲魚屬
尤極精致范質公先生嘗言子韶畫花能香鳥能聲米
友石亦頗重之余在閩從許有介見子韶畫抵雲門晤
堵芬木托爲購之君特遣使至雲門頃復破關訪予于
青溪所得君畫亦頗滿志君好神仙家言工篆籀圖章
稱能品尤通醫所著詩集甚夥君一子名日師幼時失
去頃君在余齋中忽傳通州使至持一函則公子手書
也云單外欲有所成立卒不就今依通州某將軍幕娶

妻生一子十四齡矣先歸以代溫清兒神采頗奕奕咸謂善人之報云已酉冬客死閩之劍津

方爾張 凌又蕙

方維字爾張學畫於鄭千里故其佛像山水皆似千里而稍加流動凌又蕙晚學畫於爾張其佛像山水亦似爾張而有出藍之譽其道乃大行於維揚朱近修題爾張畫云辛丑秋日遊廬山歸宗寺幽澗鳴泉高松浮翠逶迤深入獨見一僧在道上行儻然自得意頗羨之今觀此畫還我舊遊引人入勝地何必身到此山中乎

止祥題又蕙畫云空山鬱蒙茸長松出林表所以蔣山徑無人亦自好莊澹菴題云性癖羞為設色工聊將枯木寫寒空灑然落落成三徑不斷青青聚一叢人意蕭條看欲雪道心寂歷悟生風低徊留得無邊在又見歸鴉夕照中

姚若翼

姚若翼字伯右一字寒玉為人疎宕豪爽大有晉賢風致不多為詩而出語自雋工畫梅得法於秋澗先生及允吉公家傳而以意變而化之縱橫曲折疎密大小意

匠經營絕無重複當其濡筆肆應兔起鶻落日之所見
手之所觸警效舉止無非梅者嘗以所藏鍾山梅花瓣
黏紙上稍增榦枝逸韻動人鬚蓋俱存色香不改自以
爲補繪事所未備實則華光元章諸公慧想所未及也
予嘗爲瑤星跋其畫扇云余在閩送郭生去問北上有
嶺上梅花開已遍渡河始見一枝新之句蓋紀江南北
花信之不同也今歲在江南一過靈谷梅尙無信渡河
來絕無暗香疎影惟從瑤星筵上得見伯佑此枝江南
河北一年花事如是盡矣伯佑取鍾山梅瓣加枝幹其

上葢幻枝幹作返魂香者同人有姚梅之目非謂伯佑
以畫梅世其家意謂庾嶺元墓西溪銅坑外天壤間又
有此種耳兩君與予同家江上同客青齊折來歲晚看
去鄉思誦少陵詩令人百端交集矣

葉君山

葉君山有年華亭人畫宗孫雪居冊中皆陳階六同年
爲余索得者今年八十餘尙吮筆不倦張友鴻曰君山
爲雪居之首座而又斟酌於文度竹嶼之間故出奇無
窮遂成作手

沈蘧夫

沈蘧夫樹玉虎林人善寫生無近人斌媚氣兼工篆籀在都門作寒梅一枝相贈頗極幽韻益都孫道相先生題其上蘧向于京師爲余作芙蓉枝竹視此爲疎葢春葩欲豔秋意欲疎豔如靚妝好女疎如野服高僧也

朱近修

朱近修一是海寧人以詩文雄視一世作江上數峯圖澹遠空濶怡人心目是李山顏寄余者曹子顧曰余與近修同研席者二十年自未見其畫亂離之餘遊戲爲

之便自神詣近修有爲可齋集與古大家爭衡頗有可傳者丁未夏過白門與余論畫語語當行其集中諸小記妙極形容頗有繪畫不能盡者顧菴又何疑焉

陳原舒

陳舒字原舒一字道山從松江之朱家閣移居金陵構小園於雨花臺下吟詩作畫怡然自得所作花鳥草蟲在陳道復徐青藤之間而設色深淺更饒氣韻南中人士得其片紙皆知珍重原舒素豪邁不羈嘗遊東牟登蓬萊閣憑欄觀海獨舉數大白旁若無人索筆書眇乎

小矣四字一貴客稍以語侵之原舒攘臂起欲持投海中座客驚駭力勸而止故來金陵乃更謙飭每風日晴好捫腹縱步或過市上人留之飲亦飲雖府史屠沽載酒往亦不拒欣然便醉醉輒高歌數調曼聲遏雲或請之歌則不歌人莫能測也凡畫必自題信手疾書不由思索而皆有韻致嘗為子作數十冊自題有云擔糞登春冒柳烟城中別有賞花天綺羅珍饌時時病菜飯麻衣忙到年又云山秋人亦不能由率性依秋弄釣舟釣得魚來沽得酒杖藜還上水邊樓錢湘靈和云人間何

處不巢由纔遣樵青繫小舟多少釣鰲海上客月明辜負酒家樓

和子長

和子長發祥河陰人移籍祥符能畫翎毛花卉雖雪臺先生之孫然其父玉彘鄙俗狡獪故子長聞見不廣極其所至歸於惡道而止余冊中只存其鵠鵠

江遙止

江遙止處士念祖歛人時家虎林字畫皆極力摹古然頗有自得之致嘗作畫與子自題云黃子久沒北苑樹

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
久以荆關諛雲林老人未爲得二家宗法卽此可知遙
止自命矣晚年隱金衢間閉門深山罕與人接范文白
題遙止畫曰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
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趙令穰畫心便
是此意

郭去問

郭去問鼎京福清之綿亭人著有綿亭詩集余爲序而
行之君詩芊綿可愛畫如之冊中一頁爲子作數千竿

竹藏一團瓢老居士趺坐古先生前方樓岡題其右曰
懶瓚邪拾得耶人生何福顧克至此但恐櫟居士未必
能共此老煨芋團瓢中耳山陰祁文載題一絕石邊流
水響珊珊翠滴蒼崖灑面寒白雀館中文與可墨林澹
掃五千竿去問精小楷爲子於此冊前寫楚辭全部又
一冊寫陶詩全部紙皆高不踰尺橫不過二尺許筆筆
倣歐率更無少局促態真神技也子付浚兒寶藏之

郭無疆

郭無疆鞏閩之莆田人移家會城無疆作畫具有天質

山水翎毛皆工尤以寫生名爲余作小照攜歸江南見者皆匿笑不禁咸曰得無彊波臣可以死矣波臣曾鯨也亦莆人閩臬長長治程公仲玉以白子冤同被逮病死霞嶺予北歸寄語高生雲客請無彊追寫程公無彊援筆立就望之如生寄余曰程公義凌霄漢且辱下交久聲音笑貌往來予目未已矣故落筆輒得肖卽此可覘無彊矣余作拜玉菴祀之別有紀

盛伯含

盛丹字伯含茂開子畫本家學而蕭疎有林下風致每

過友人處見几案潔淨筆墨和適輒取案上紙隨意揮灑不自矜慎人更以此重之嘗作秋山蕭寺圖杜子漣題云爭見時人貌大癡總然貌得止膚皮何如竟向空山坐笑岸秋風白接羅宋玉叔題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王龍標句也不觀此畫不知古人立言之妙

盛林玉

伯含弟林玉琳有美才畫能自寫已意極爲楊龍友諸君子所重使天假之年其造就正未可量名方成而遽沒惜哉嘗以十幅贈予張罽笈二巖題其空山冒雨圖

云幽人空山冒雨而出尋花耶訪友耶大似黃子久筆
意題二絕擬訪高人上翠峯籃輿清興逐松風子規喚
醒英雄夢白葛花開細雨中又孤舟傍岸借烟霞松裏
藤蘿映月華曉起不知風露冷南村有客伴尋花董文
友以寧題幽人冒雨出空山且挈婦偕往似非尋花訪
友如老衲所題也因賦一絕山雲風雨合幽棲何似籃
輿逐遠蹊多恐姓名人漸識移家更向白雲西毛大可
牲題攜家出郭翦蒿萊雲薄初看日影回纔上筍輿山
雨下午橋莊上晚歸來

施雨咸

施雨咸霖江寧人予聞雨咸壯年遊廣陵是時方盛稱
張圖南畫心亦豔之間倣其作人物會圖南失其粉本
一帙圖南與其門人咸疑雨咸雨咸辯之力終不釋雨
咸曰若以吾宗若筆墨耶此不難辯吾終身作畫但有
一筆近若者粉本我竊矣此後雨咸但師元四家遂臻
勝境馬瑤草楊龍友作畫但能小小結構耳其大幅皆
倩雨咸爲之雨咸名遂高出衆家上以視圖南不啻鷗
鵬之於斥鷃矣人豈不貴自立哉北海孫先生精鑒賞

言畫錄卷四
者題雨咸畫云近從舊內得名畫以數百計序世代而
遞閱之一至南宋遂覺奄奄不振至黃子久沈啟南此
道始爲中興無奈近趨嫵媚淺薄又二十年直令夏禹
玉輩笑人齒冷耳安得如雨咸而與之論畫哉張瑤星
曰雨咸畫山水不屑屑景色間有元人風度近日畫家
惟雨咸可稱逸品云諸公精鑒賞者其服膺雨咸如此
惜乎未六十而沒

吳子遠

吳子遠期遠丹徒人與子交最晚偶過雲門匆匆同玉

匙孝廉北上燈下作二幅畱贈子居然一峰老人近日
作者紛出當以子遠爲巨擘自題其畫云觀子久富春
圖純用中鋒如右軍作草書法乃知世人所摹盡隔數
壁乙巳初夏漫爲臨此東武李渭清題夾岸青山翠欲
流深林蕭瑟晚風秋桐江今古閒如此不見嚴光見釣
舟鄒訐士題其小幅縹緲營邱故弄姿小橋野艇樹參
差孤帆影落千峯外正是山紅澗碧時丁飛濤戲效宋
人句題前幅丹楓遙映白蘋洲影入溪橋萬樹秋啼鳥
數聲山葉下晚風吹到讀書樓戊申秋在都門寄子一

冊尤韶秀可寶吾師孫北海夫子云以繪事遊都門者
甚夥若子遠者尤英英自異已酉子罷官後子遠來慰
子時時以筆墨相娛悅歲暮遍邀白下諸公爲大會詞
人高士無不畢集數十年未有之勝事也子及門溫陵
黃俞邵虞稷作長歌云今冬仲月風景和晴烟暖日搖
庭柯潤州吳郎來白下開筵命客爭鳴珂青溪烟水雖
慘淡六朝金粉寧銷磨江東風雅盛文藻榻來四座肩
相摩倪黃墨妙天下寶文沈風流海內播東村十洲富
粉本白陽磬室能詩歌今宵共集一堂上酒香燭燄何

猗那霜浦袁叟老爲客

袁重其

高筵盛會時經過自言此

會良不易舉觴屬筆煩陰何黃生閉門少酬酢頗知姓

字識面訛東橋孫子老耆舊

顧與田

爲我指示何縷觀談

諧善謔姜綺季十年不見鬢未皤勾留風月興難已點

較詩篇情轉多王生石谷來拂水風華冉冉流春波烟

江壘嶂妙圖寫梅村長句追東坡

梅村集中有題石谷山水詩

元潤

迂緩頭已白

湖元潤

把酒不飲顏微酡高懷落落肯偶俗

水邊林下閒漁蓑徐熙花鳥昉仕女兩樊異代稱同科

美人生綃寫齋壁至今想像鬢青娥

會公爲子寫籠燈美人妙絕一世

臨川竹史性豪邁吳遠度方頤哆口談懸河霜柯老筆恣

披拂吳綾東絹紛投梭損之修潔頗自好亭亭皎皎風

中荷鄒生結廬傍谿上四壁淨綠懸藤蘿松巒古寺認

鍾阜風枝露葉疑曲池鄒方魯張損之點染之妙者誰是夏生

已老形婆娑夏茂林竹君師授類王洽胡竹君為石谷高足中立好

手如謝邁謝仲美化去近推陳中立長年葉叟獨後至葉榮木筆花韶

秀同姪娥主人前身本摩詰詩禪畫聖書籠鵝燕臺幾

年聲價重梁園一夕秀句誇酒人豪士每徵逐東歸昨

日乘青羸由來各擅一時妙佳賓賢主美且都金錢不

惜罄沽酒夜良月出起舞僇金陵昔時饒盛事承平人

物如菁莪美之富文聚圖史黃琳美之有富文堂姚公市隱來軒

車姚淵秋澗市隱園唐寅文壁座上客髯仙秋碧人中豪後來

茅楊亦大雅茅止生楊龍友詩壇畫社相矜誇真賞司農樓讀

畫金題玉躑森駢羅我經登陟盡披閱獨恨良會多齟

齟何期握手在今夕城隅雅集無譴訶獨嫌高髯臥齋

榻高蔚生時臥病更有聖子棲巖阿龔半千隱許墅關後來筆墨數奇

傑王郎俊少玉色瑳重城相隔不時見王安節相思使我

歌江沱長篇為子記韻事當筵得句幾度哦我友倪寬

惜相失閻公來不遇而返不令與我相切磋還思西園雅集古
來幾合寫團扇畱君家

馬瑤草

馬瑤草士英貴陽人罷鳳督後僑寓白門肆力爲畫學
董北苑而能變以己意頗有可觀陸冰修曰瑤草書畫
聲不減文董沒後僧收其骨焚之得堅固子二十餘洪
景盧記蔡京胸有卍字骨頗與此類使瑤草以鳳督終
縱不及古人何遽出某某下功名富貴有幸有不幸焉
可慨也已王貽上曰蔡京書與蘇黃抗行瑤草胸中乃

亦有邱壑黃俞邵題一絕半閒堂下草離離尙有遺踪
寄墨池猶勝當年林甫輩弄麈貽笑誤書時貽上又題
秦淮往事已如斯斷素流傳自阿誰比似南朝諸狎客
何如江孔擘牋時瑤草爲後人柳榆若此余謂瑤草尙
足爲善不幸爲懷寧累耳士人詩文書畫幸而流傳於
世置身小一不慎後人逢著一紙便指摘一番反不如
不知詩文書畫爲何物者後人罕見其姓字尙可逃過
幾場痛詈也豈不重可歎哉瑤草名成後人爭購其畫
不能遍應多屬施雨咸爲之

劉酒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嗔急索畫曰尙未款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子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

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尙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子顏其草堂子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予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王子杓

王子杓國彘山陰人旅寓京師食貧畫人物甚工緻然非數日不能竟一幅人勸其苟且應酬子杓曰寧貧耳

言畫金名四
不欲以率筆敗吾名人有以多資求其畫者竟歲始成
成則又質之子錢家非後有以重資索其畫者前畫弗
得也余里王君玉比部愛子杓畫館之署中經年所得
子杓畫最多惜哉大梁壬午之變俱沒黃流中矣子杓
卒以貧死人始悔不早購其畫競曰今欲以高資從子
錢家數數贖子杓畫何可得哉

蘇澤民

蘇澤民初名霖更名遯字遺民華亭人王勝時濔曰遺
民爲人奇狷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遺意閒寫山

水成輒毀棄之人莫測其意以窮困死死後畫益貴重
在子鄉亦不易得也余蓋親見揚子雲者今且從片紙
中呼之出矣

章言在

章言在谷虎林人蕭然食貧閉門作畫人恆重其品子
子鶴子真皆以畫名同時父子兄弟皆以畫名者推秣
陵盛氏虎林之章秣陵之盛人恆並稱之

讀書錄卷四 終

番禺孟鴻光校

道光丁未鐫

續三才圖會

海山僊館林取書

海山仙館叢書

續三十五舉

續三十五舉

黃海氏識

續三十五舉原序

丁未春交桂未谷於濟南旋別去乙卯冬余攝鐸涇川
石工李良玉出未谷繆篆分韻刻版及續三十五舉寫
本求售刻版既歸王葑町太僕而余獲是書藏諸行篋
幾十年每一披按恍與未谷復面也因授梓以志心好
且公同好焉

嘉慶八年十一月婺源胡翔雲黃海氏識

<p>八平十一日</p>	<p>...</p>	<p>...</p>
--------------	------------	------------

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
 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志其始故不復云一舉二舉
 也續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侁字子弁王球字夔玉
 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為球今逕改之不主於糾正也
 未谷論摹印諸條尙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其不名
 續學古編以此乾隆戊戌九月大興翁方綱
 吾十四五時卽好篆刻遍求勝國及本朝諸家印譜
 觀之皆不與漢印合周櫟園作印人傳抑揚衆製其持
 論亦多在離合間蓋自子行氏而後能言漢印者鮮矣

三十年來每以此意語客莫之省也桂未谷明經出示所述續三十五舉則凡吾所欲言者未谷已畧言之而後喜吾之有鄰至于結字損益信縮爭讓之法運刀疾徐輕重之度非未谷又誰為論之是不能無後望矣桐鄉陸費墀

桂未谷先生續三十五舉凡前舉所及例不復出按吾子行閒居錄云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前無此體蓋唐人所創又云黃魯直於元暉古印章詩注云謝元暉若是謝

眺則元暉是其字北史元魏諸王亦有名暉者或即此也未谷謂漢篆不盤屈至唐始變且言古人表字印皆連姓實與子行相發如表之有裏也海寧沈心醇

官印始于周而私印至漢始盛其體即所謂摹印篆也自唐用朱文舊章寢失及後又以蟲魚蝌蚪雜施其間而古法亡矣稽古之士追述先民如宋則鼂克一王侁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各有著錄而元吾衍之學古編三十五舉尤稱博綜吾友桂君未谷復取其未備者而增述之密心冥索以成是書蓋駸駸乎神與古會矣錢唐

吳錫麒

未谷既集印文為繆篆分韻五卷復取吾子行學古編續其三十五舉追漢法訂俗體數易藁而後成蓋其慎也摹印家叅究二書庶幾無歧途與安邑宋葆淳閻潛邱劄記云近代圖章力駁何雪漁而返文三橋鑿鑿至理古學復興亦其一也未谷作印取法於漢直駕三橋而上之所誤續三十五舉名言精理卓然可傳於戊戌歲開彫京師今又改定重刊可謂豪髮無遺憾矣庚戌二月海寧陳鱣

續三十五舉

乙巳更定本

曲阜 桂馥 冬卉

米芾曰有人收相侯宣印其文作繆篆乃今所謂填篆也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

徐官曰說文序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當讀如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致誤為此故也

朱必信曰印篆增減一法必須詳稽漢隸蓋漢隸每

多益簡損繁之妙作印仿其法而仍用篆書筆畫則得之矣斷不可杜撰妄爲變亂古文有悖增減之義黎民表曰近世操觚者往往師心臆見不復檢勘私印銘石十譌其九

程孝廉瑤田通藝錄曰潘毅堂舍人蓄古印千有餘事邀余往觀時張君古餘宋君芝山皆主於毅堂余乃披其譜指一事以語三君曰此一章兩面刻者一曰田乃始印一曰手乃始印手之爲田無疑也而文若是此象井田中三夫共一遂也遂必入於溝故出

三夫外芝山曰遂何以不置於三夫之首而必貫於其中也余曰中貫之則分三爲六彼三夫也此亦三夫也遂在其中所謂夫間有遂也芝山乃復指一事曰王氏之社以謂余曰若知社爲壘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蔡邕獨斷以爲壘古者尊卑共之此則卑者稱壘之驗也於是復相與披譜見有曰○坵者又見有○介者又見有○介者皆私壘二字也私壘者卑者之壘但用介字者古文省也芝山曰私壘而不冠以姓名可乎余曰往時見玉印二字曰家壘家壘猶

私璽也是不冠姓名之驗也是譜中有一事曰坐余
以爲封之省徒用封字以封物其權輿與三君皆曰

善

案此論秦以前印皆古文與
秦漢以後用繆篆者不同

馮班鈍吟雜錄曰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
也世人多以爲譌字又曰在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
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憤憤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
不知也又曰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法者施於名字
藏書印用元人法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於
近代用文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宣所作多用古人

碑額上字爲得體亦一長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
者板拙不可觀宋人閒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
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
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工緻
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爲漢印失之矣

吳先聲曰鐘鼎古文皆周秦款識原不施之印後人
或取以作朱文但須得體不可雜湊狐裘續羔緇衣
補縞徒獻笑耳

毛奇齡曰予嘗聞隰西萬年少論鐵書大抵晉有楷漢

有篆晉以楷法易六義點畫增損雖倉頡弗顧也漢以篆銅易鼎漆句曲變換雖姬公旦弗得預也以故鐵書宗漢銅猶之毫書法晉帖凡說文六書均無用之而其間填朱琢白若正變偏滿益減爭讓諸法確有程量唐宋以後無聞焉

趙宦光曰近人不會寫篆字容易談印白文小印尙可描補稍大卽不能至朱文更出醜矣

王兆雲曰秦漢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借工人臨石非真手迹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

刀法章法字法燦然俱在真足襲藏者也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曰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王兆雲曰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始屈曲盤回至唐宋則古法蕩然矣

何震曰園朱文始于趙松雪諸君子殊不古雅但今之

不善園朱文者其白文必不佳故知漢印精工實由工篆書耳

徐友竹豎曰漢人有摹印篆亦曰繆篆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疎密極有意義非若今人之故為增損故為疏密也又皆白文承璽下遺意也唐以來始有朱文便多蟠曲非復自然矣宋趙子昂矯之以圓轉去古愈遠然一本許氏字無疑難近代則益蕪蕪雜陳不知纍纍者為何語

楊慎曰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

字庵彌俗也予嘗攷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靄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邱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為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為未安又案古篆有作菴者又止借弁者石鼓文作窰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有盦烏含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菱饋盦盦器皿而借為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

知是否以俟知者樓鑰復古編序曰古無菴字謙中以謂當作闇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若此因樹屋書影曰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案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

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旁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舛然與舛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

案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繆篆與隸相通各爲一體原不可以說文律之謙中之說守說文者也櫟園之說論摹印者也若升菴謂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則不知八體六體之說矣

又案广卽庵字广本象形因不合隸體故加奄變爲諧聲山谷諸家皆不識此字說文广因广爲屋因广當爲因广

趙希鵠曰漢印多用五字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

馬永卿嬾真子錄曰今印文榜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

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于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七修類稿曰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俱在左妨誤看也案單名複姓表德閒雜印俱無回文

又案陸友仁得古印曰陸定之印名其子曰定之倪迂贈詩有辨文曰定之之句此應是回文否則姓陸

名定非定之矣印譜有陸定之印非回文且前二字
占地多自是單名豈友仁所得又一印邪

七修類稿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

案兩面印一面姓名全具故一面單具名作臣某原
不同押一處如後世書牘外面姓名全具內但云某
啟某再拜也又有一面姓名一面曰甲曰乙曰翁曰
翁伯翁仲翁孟翁叔翁季翁公翁君翁孺翁壹翁稚
翁子翁孫曰長翁次翁中翁少翁小翁曰伯曰長伯
次伯曰孟曰長孟季孟子孟曰季曰長曰伯長次長

宗子長曰兄曰長兄少兄曰長公次中公季公少
公幼公曰長孺次孺中孺季孺君孺少孺曰卿曰伯
卿長卿次卿中卿叔卿季卿少卿幼卿子卿孫卿曰
君曰翁君長君中君季君少君幼君小君稚君曰長
子中子小子稚子少子王子公子功子曰孫曰翁孫
長孫中孫次孫孟孫少孫小孫王孫公孫弟孫子孫
不可枚舉王楸野客叢書曰筆談云景佑中審刑院
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上問此人名次公何義龐
莊敏公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

霸次王也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又曰唐詩多用張長公事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穉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幼次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宏字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

公此理明甚洪邁容齋隨筆曰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人之命字一而已矣初日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益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真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君游君次君顛君

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
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季
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
君房君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
少路少游穉賓穉圭穉游穉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
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為雅馴若陳
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
元王字交案楚元王名交字游疑本書傳刻之誤朱雲字游爰益字絲
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睦宏字孟追東

漢以下則不盡然

鄭杓覽古編曰古碑碣實與漢之印章同法同意如張
宏李廣別部司馬之印其字絕是古碑額其得形神之
用死生之機矣非精深者不能察也

鄭梁曰年來獲縱觀秦漢名碑見其字體之多寡疎
密不必排比均停而勁拔斌媚各臻其妙因悟古人
以善書屬之良工其傳寫神明皆在筆先刀下有不
規規形像之間絕鶴而續鳧者用是心識篆印一道
亦必如此而後爲工而世之人乃惟以配搭爲先夫

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
簡間架方員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爲
兩并兩爲一其與牙僧之求精花押何異乎夫爛銅
斷碑好事競賞吾猶惡其貌古藏拙作偽滋甚而矧
其俗等花押者縱使古曾有此天下事豈必古人便
可法乎

顧苓曰白文轉折處須有意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天
然生趣巧者得之起刀住刀處亦然
朱簡曰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正鋒際持直送緩結

轉須帶方折須帶圓無稜角無臃腫無鋸牙無燕尾
刀法盡於此矣

江皜臣曰堅者易取勢吾切玉後恆覺石若宿腐如書
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能縱送也

案金玉質堅故可製印如水晶碑磔瑪瑙兕角象牙
皆取其堅自王冕易以花乳石而攻堅者鮮矣

困學紀聞曰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
古之鄉官也說苑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案予所見祭尊印有東昌祭尊南孟祭尊上官祭尊

宜士祭尊萬歲祭尊單人祭尊始樂單祭尊千歲單
祭尊廣世無極奉親單祭尊長生安樂單祭尊之印
趙彥衛曰古印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
倉敖印近之矣

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凡物之凸起者謂之牡謂之
陽凹陷者謂之牝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詞也蓋大
至山谷小至器用皆然惟今之言印章者則以凹陷
者爲陽文凸起者爲陰文蓋古來之傳說固然求其
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

不知此瞽說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處其
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
故凸起處其印文反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
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
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所刻言之
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爲影似之解其貽誤後學深
矣又云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既書則泥
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爲識周禮之所謂璽節左傳
之所謂璽書其製大率可想也秦漢封禪則書以玉

冊封以紫泥印以玉璽至于上書言事則書或用絹素盛以緘囊其用印想或用於絹素之上當更詳之因樹屋書影曰漢制皇太子金印龜鈕諸侯王金印橐駝鈕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鈕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卽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太子將軍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鈕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鈕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

非著名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當曉之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鈕之類則不可知矣米氏書史曰印文須細圈細與文等我太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于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了作細圈攷古紀略曰古人名印中偶見字旁有龍虎環抱者其

字法精妙人皆知之而龍虎形像略存其意亦有一種古樸處最是可愛後人學之不善作意描畫反覺不堪夫龍虎原非印中必須古印內不過偶一見之與其學而貽誚於識者何如不學爲藏拙邪

周亮工印人傳曰梁千秋妾工摹小印或以大者往輒怒曰要儂斲山骨邪

案漢書云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古者官印不過寸許私印更小六朝以降始漸大猶未懸絕至前明私印且有大於官印者亦見出女子下矣

甘旭曰六代書簡奏疏上用某人啟事言事白事白牋言疏等印極當近於書簡用某頓首再拜敬緘謹封護封者俱時俗所爲決不可從封固處只用一名印足矣又云秦漢止有名印晉至六朝間有表字印唐宋始盛行近有用某人父者譌謬特甚若某道人某山人某某子之類古無此制

擷芳錄曰余見江左周郎四字銅印今以地名小字刻印者大都仿倣是式然亦古人偶然之作終非大方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曰印章之制始於秦而盛於漢然

祇記姓名及官階耳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

張應文曰晉漢印章余所蓄所見約數十方其文止刻姓名及字間有小字者別無閒散道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單字象形禽鳥龍虎雙螭芝艸圓印有之若子孫永寶宜爾子孫子孫世昌日利利出等印卽爲閒文矣

葉盛水東日記曰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爲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

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尙有典型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爲謙己自勵之詞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己可笑而所謂保傅尙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周亮工曰文國博爲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梁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也欲追踪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爲近今矣

雲門山樵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曰

朱伯盛名 珪崑山人 館閣

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尙質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却又多非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

行處子行為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臯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臯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符字亦好奇耳

梅菴雜誌曰古官私印外表字印亦不多見宋後用間雜字印於書幅之首謂之引首杜撰可笑今人遵守而不敢有違何邪
都穆聽雨紀談曰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惟以識圖書書籍今刻私印亦曰圖書誤矣

朱必信曰古來止有名印字印名字之外別有圖書書籍間所用印名爲圖書記者始于趙宋金天會十三年得有宋內府圖書之印此卽圖書之始而非古法也至於稱名印槩爲圖書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

誤也

陸容曰前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曰某人圖書今人以此遂槩呼印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王基曰作印非以整齊爲能事要知古人之法會字畫之意有自然之妙今人不知凡能捉刀卽自負擅長當時羣公貴客妄爲稱道而此匠流本不知秦漢印爲何物或見之亦曰篆法不同於說文刀法未造及整齊門外俗夫聞之以爲妙論卽以品評天下之印遂令人不

知學古只知字畫工整爲能也
考槃餘事曰今之鑿家以漢篆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
刻損邊旁謂有古意不知顧氏所集四千餘印內無十
數損傷卽有傷痕乃入土久遠水鏽剝蝕或貫泥沙剔
洗損傷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求其篆法刀法而
竊其損傷形似乎

張舍人塤曰漢印多撥蠟故文深字湛其有剝爛則
是入土之物今人仿漢印有意脫落字無完膚此畫
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日眉目固朗朗然姣好也

豈不甚愚也哉

程孝廉瑤田曰今之業是者務趨於工緻以媚人或
以爲非則又矯枉而過乎正自以爲秦漢鑄鑿之遺
而不知其所遵守者乃土花侵蝕壞爛之賸餘豈知
藐姑射之神人固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者乎
王基曰印篆之病有三聞見不博無淵源一也偏旁點
畫轉合不純二也經營位置妄意疎密三也

袁三俊篆刻十三畧曰蒼兼古秀而言譬如百尺喬松
必古茂青葱鬱然秀拔斷非荒榛斷梗滿目蒼涼之謂

續三十五集
又曰光卽潤澤之意整齊者固無論矣亦有鋒芒畢露而腴理自是光潤否則似物迷霧中不足觀也又曰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駟僮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米氏書史曰畫可摹書可臨惟印不可僞作作者必異王誥刻句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遂服其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毛奇齡曰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骼各具形樞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

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蝸廬筆記曰文太史印章雖不能法秦漢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陳隋之意至蒼茫古樸畧有不逮今之專事油滑牽強成字者諸惡畢備皆曰文氏遺法致爲識古家所薄夫文氏之作豈如是乎

案文氏父子印見於書畫者深得趙吳興圓轉之法此如詩之有律字之有楷各爲一體工力匪易毀之者譏其變古譽之者奉爲正宗皆所謂不關痛癢也甘暘論歷代印曰漢因秦制而變其摹印篆法增減改

易制度雖殊實本六義古朴典雅莫外乎漢矣魏晉本
乎漢制間有易者亦無大失六朝因時改易遂作朱文
印章之變則始於此唐因六朝作朱文日流於譌謬多
曲屈盤旋皆悖六義毫無古法宋承唐制多尙纖巧其
文用齋堂館閣等字較之秦漢大相悖矣元時六文八
體盡失印亦因之絕無知者至正間有吾邱子行趙文
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時尚朱文工巧是飾雖有筆意而
古樸之妙則猶未然又論摹印篆法曰摹印篆漢八書
之一以平方正直爲主多減少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

用隸之筆法漢印之妙皆本乎此又論篆法曰印之所
貴者文作者不究心於篆而工意於刀惑也又論刀法
曰墨意宜兩盡失墨而任意雖更加修飾如失刀法何
又論增減曰漢摹印篆中有增減之法皆有所本時人
不知六書之理立意增減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
又論陰陽文曰上古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
白文印印於蠟上其文突起曰陽後代制有印色印之
其文虛白曰陰古所謂陰陽文者言其用不言其體又
論回文印曰古用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雙字名印當

回文姓字在前名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之二字必分而爲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連之意也其單字名印者不宜回文只當順寫以姓名在前或之印或私印二字卽在後矣如齋堂閒雜等印不用回文用則失款耳又論名印曰上古用印以昭信也當用名印爲正名姓之下止可加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等字氏字與閒雜字樣俱不可用用之不合古體亦且不敬耳又論重字印曰印有重字布置當詳字意或明篆二字相重或下者加二點以代如以一字作兩樣篆者則又

涉於雜而章法之正失矣又論破碎印曰古之印未必不欲整齊而豈故作破碎但世久風烟剝蝕以致損缺模糊者有之若作意破碎以仿古印而文法章法不古寧不反害乎古邪

鼂公武三榮郡齋讀書後志曰印格一卷皇朝鼂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爲之敘其畧曰克一旣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

朱簡曰上海顧氏嘉興項氏所藏銅玉印不下四千方

歙人王延年爲辨出宋元印十之二刻爲集古印譜可謂博矣然而玉石並陳真贋不分豈足爲印家董狐邪近又有濫收顧氏棄餘及邇來僞造合爲秦漢印統是以蜚丸而充蘇合亦印譜之厄也

案宋皇祐初命太常摹歷代印書爲圖宣和集印史踵事日多如王侁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吾邱衍趙孟頫諸家各有圖譜然皆集古非自作前明嘉隆以後始自爲譜李雲谷云刻印者仿古數章首列諸巨公數章索李大僕王太虛一序便侈然成譜以作者自

命豈不大可恥哉

乾隆辛丑上元盧抱經程魚門周林汲丁小疋陳竹厂王石臞劉端臨同觀於詩境軒覃溪記

續三十五舉終

番禺孟鴻光校

